

新经典文库

微风人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迟子建短篇小说代表作



迟子建短篇小说代表作

新经典文库

微风人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迟子建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风入林/迟子建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1

(布老虎短篇小说)

ISBN 7-5313-2830-5

I. 微… II. 迟…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38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chinachunfeng.net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61 千字

印数: 1—15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 王淑琨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四百余万字，出版有三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序：我能捉到多少条“泪鱼”？

迟子建

你们有没有听过傻瓜的歌声？

三十年前，我曾在故乡的小山村听过一个少年傻瓜的歌声。他是因脑炎而变傻的，是我同学的弟弟，在家排行老三，我们都叫他傻三。傻三很神奇，你不能说他傻，若是谁这样说他了，他就气咻咻地跑回家，用收音机和挂钟来证明他的“不傻”。他极为熟练地把它拆卸了，让各色零件像残花败柳一样谢落在地上，然后再有条不紊地把它们一五一十地安装上。收音机照样能说话，挂钟也照样能有板有眼地行走，令我们这些不傻的孩子目瞪口呆！但他的其他举止说明他还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他一天到晚嘻嘻地笑，喜欢在街巷中闲逛，说着些不着边际的话，而且，他常常会突然地仰起头来对着蓝天白云放声歌唱！

他的歌声是即兴式的，有强烈的爆发力，干净、透亮、精短，当你琢磨他究竟唱了些什么的时候，他却戛然而止了。他的歌声进入云端，像一只小鸟一样，很快消失了踪影。他平素说话是清楚的，但他一旦唱歌就吐字不清，所以你永远不清楚他唱的

是什么——他自己大约也是不知道要唱什么，只是抑制不住地要歌唱罢了。

其实歌声是可以没字的，我们听它的旋律就可以了。为歌声填词，大约是对歌声做蹩脚的注脚。所以现在想来，傻三的歌是很有内涵的，那歌声没有表演的成分，它天然、醇厚、质朴；傻三的“傻气”把他灵魂中最浪漫、最活泼、最富有激情的品质激活了，他选择了一个歌唱的瞬间，将它们完美地展现出来，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是那片土地真正的歌者。

十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谈短篇小说的文章《激情与沧桑》，现在回过头来读它，我仍然觉得我要说的东西基本还是在那里，那就是说，短篇小说的写作一定要有激情的推动，而推动这激情的，是一个作家的“沧桑感”。激情是一匹野马，而沧桑感则是驭手的马鞭，能很好地控制它的“驰骋”。有了这两点，一个作家驾驭短篇小说才会得心应手。

写这篇序言时，我蓦然想到了傻三的歌。我觉得短篇小说应该呈现给读者的，就是那个傻瓜在一瞬间的饱满的歌声。我还觉得，好的短篇是饭后的一杯茶，它会给人带来沉静、安详与闲适感。这是人生和文学最佳的境界。

在如今这个浮躁而喧嚣的文坛，长篇小说成为了一股创作洪流。这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洪流。优秀的长篇虽然在其中也有闪现，但它们像濒临灭绝的鱼类一样，只占极微弱的比例，更多的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短篇中篇锻炼的写手，提着一把把肮脏的屠刀粉墨登场了。他们肢解生活时不像“庖丁解牛”那样因为有章法而游刃有余，他们胡乱地砍杀，把一堆散发着腐烂气味的血淋淋的垃圾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不明真相的人品尝这样的“盛宴”。我觉得除了一个作家的素质的欠缺使他还没有达到表情达意的准确性和艺术性，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篇小说的文体本身，使他

们能尽情地在漫长的篇幅中“藏污纳垢”。所以我觉得要想做一个好作家，千万不要漠视短篇小说的写作，生活并不是洪钟大吕的，它的构成是环绕着我们的涓涓细流。我们在持续演练短篇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期待中的丰沛的长篇写作的一种铺垫。

收在本书中的短篇，新作居多。《采浆果的人》是刚刚完成的作品，它的发表与书的出版可能就会同步了。当我写完它时，眼前闪现的是白雪中的苍苍婆的形象。而在《微风入林》中，我写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悲剧（也可以称为颂歌），因为生命的激情是那么的捉摸不定，它像微风一样袭来时，林中是一片鸟语花香，但它在不经意间，又会那么毅然决然地抽身离去。它虽然离去了，但我们毕竟畅饮了琼浆！在经历了生活的重大变故后，我为自己还能写出这样有激情的作品而感到欣喜。

《逝川》是我编任何选集都不愿意放弃的作品，我喜欢它。我写了一条河流，写了一个守望着这条河流的一个老女人的命运。逝川上的那种会流泪的“泪鱼”，当然是我的创造。我现在觉得，短篇小说，很像这些被打捞上来时流着珠玉一样泪滴的“泪鱼”，它们身子虽小，可是它们来自广阔的水域，它们会给我带来“福音”；我不知道未来的写作还能打捞上多少这样的“泪鱼”？因为不是所有的短篇都可以当“泪鱼”一样珍藏着的。但我会准备一个大箩筐，耐心地守着一一条河流，捕捉随时可能会出现“泪鱼”。如今在这个箩筐中已经有一些这样的鱼了，但它还远远不够，但愿真正的收获还在后面。

2004年5月 哈尔滨

目 录

001	序：我能捉到多少条“泪鱼”？ / 迟子建
001	花瓣饭
023	一匹马两个人
042	门镜外的楼道
062	雪坝下的新娘
079	微风入林
100	夜行船
117	蒲草灯
137	逝川
152	雾月牛栏
174	采浆果的人
194	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209	跋：关于迟子建 / 苏 童
211	附录：迟子建短篇小说总目录

花瓣饭

风把屋檐下已经干枯了的艾蒿吹下来了。它从窗前划过，就像一条灵巧的腿，轻快地跳过一格一格的窗棂。这艾蒿是端午节时妈妈插上去的，说是辟邪。想必这屋子已无邪气了，它就像一个兴完风雨的巫婆一样走了。

风不是一股，而是很多。在我眼中，它们有粗有细，有强有弱。菜园的风，就是细弱的风，它们吹拂着肥瘦不均的菜叶时，阔大的叶片只是微微动着，摇摆得并不厉害。所以白菜叶上的黑瓢虫不至于被晃得落下来，在豆角花上嬉戏的蝴蝶更是安然无恙。而瘦的菜叶，也不过耸着身子晃悠几下。可是你看半空的那些风，它们可就强大得多了。乌云被吹得一抖一抖的，脸色越来越青。狂风还使乌云的脸出现许多裂纹，它分明就要哭泣的样子。那些义无反顾撞向墙角的风，由于被碰了头，觉得没了面子，便不再回头，干脆忍气吞声地自消自散了。至于那些奔跑着的花花绿绿的鸡，你看它

们羽毛上的风吧，它是那么的柔软、轻盈，那羽毛被风掀得一瓣一瓣地张开，仿佛花儿伸着舌头在说话。

姐姐在灶上做饭，我蹲在灶前用炉钩子调理火，算是个小小的司火女神。弟弟呢，他在后屋逗着笼中的鸟。他叫嚷得比鸟还欢实。姐姐一会儿嫌我把火捅得太大了，一会儿又嫌我没有将火挑旺。也不怪她发牢骚，锅里炒着菜本该用旺火的时候，我却把柴火往灶口撒了撒，舔着锅底的火就蔫蔫巴巴了。而她煮苞米面粥急需文火的时候，咳，我把火侍弄得蓬蓬勃勃的，比除夕夜的焰火还盛。

灶房的门开着，我在听风声。风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天色也暗淡得厉害了。突然，灶房骤然亮了一下，这短暂而巨大的明亮使屋子仿佛颤动了一下，是闪电出现了。跟着，雷声轰隆隆地炸响，门被震得咣当咣当地叫，看来雨要来了。

“要下雨了，快去关窗户。”姐姐吩咐我。

我撇下炉钩子跑到院子时，雨点已经东一颗西一颗地坠下来了。我飞快地关窗，看到一窗的黑云像一群乌鸦似的盘踞着。鸡架里的鸡个个都缩着脖子，它们喜欢风，但不喜欢雨。风能梳理羽毛，而雨则会使羽毛变得零乱。我把窗台上的肥皂盒拿回屋子，一旦它濡了雨，被泡化了，我们就别想有干净衣服穿了。

饭菜做妥了，姐姐正把它们一样一样地往屋中央的八仙桌子上摆。灶膛里是一汪金灿灿的火炭，它们明媚晶莹，散发着颤动的热气。那块大的如熟透的苹果，而小的则如鲜浓欲滴的草莓。这懒洋洋的火多半用来温水。爸爸妈妈回家后总要洗上一把脸的。以往爸爸是不用洗的，可自从他到粮库当装卸工后，总是灰头土脸的回来，他不洗是没法吃饭和钻被窝的。温水除了供他们洗漱，还用来刷碗。

关了窗，又关了灶房的门，雨就强大起来了。雨声火辣辣

的，仿佛炉膛上开了的水在哗哗叫，又仿佛一群大嗓门的婴儿被打屁股在哭。天色昏暗了。玻璃窗上弥漫着一波一波的雨水，使窗外的景致变得模糊了。

到了吃饭的时辰了，可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饭桌上的晚饭同以往一样，一大盆金黄色的苞米面粥，一盘炒土豆丝，一碗黄酱和一把青葱。此外，还有一碟淋了香油的杏黄色卜留克咸菜。咸菜里拌了些辣椒丝，所以它看上去就像一片黄土地上生长的一簇簇红柳，看上去十分明媚。

弟弟从后屋来到前屋，他瞥了一眼饭桌，嘟囔了一句：“又是这些破饭？”然后他又把眼放到窗外，骂：“他妈的下雨了！”

弟弟十岁，我十二，姐姐十五岁。也许是他小的缘故，什么都看不惯。他淘气，他的蓝布衫是双排扣的，其中有一排扣只剩下了一颗，它看上去就像坚守最后一班岗的老兵。其余的扣都被他玩丢了。它们有的是被树枝钩去了，有的被狗爪子挠掉了，还有的是打架时被人给拽去了。他的衣领从来没有板正过，领尖总是打着卷。他眼睛不大，厚眼皮，一说话就爱撇嘴，且老是气冲冲的样子。他喜欢在外面跑，接触风和阳光的时候多，所以他的脸很黑，妈妈叫他“黑印度”。

黑印度说：“今天这雨他妈的真大，我得把五彩线放了。”

五彩线是端午节时妈妈给我们姐弟三人拴在手脖子上的。这五种颜色是：红色、粉色、黄色、蓝色、白色。白色和黄色很接近，当初我就把它们看混了，以为只有四种色。据说系了五彩线的孩子，上山不会招虫和蛇的叮咬，而且不会被夜晚时游走的小鬼给附了体。一般来说，五彩线要等到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来临时，用剪刀把它剪断，放到雨中，据说这样它就能成龙。我嫌它绑在手腕上难受，总感觉那里像是爬着条毛毛虫，所以未等有雨的日子，就在河边把它拽断，让它随波逐流了。黑印度呢，他嫌

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太小，怕他放的龙因雨贫而不能兴风作浪，就将其留了下来。如今这雨气势洪大，他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了。他让我帮他剪断五彩线，拈着它跑进雨中，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叫：“要成就成条大龙吧！”

等他放完五彩线回来，已是个落汤鸡了。他把湿衣服脱下来，蹲在灶前去烤火，一边烤火一边打喷嚏。火炭的热气就像鞭子一样，把他衣服里的癞皮狗似的汗腥气给驱赶出来了，姐姐从里屋将头探向灶房数落他：“别烤了，难闻死了！”说完，她从立柜里面为他找出一件干爽衣裳。那衣裳的兜口和袖口都打着补丁，领子也被磨破了。黑印度把湿衣服扔进洗衣盆中，换上干净衣裳，他问姐姐：“你不把五彩线给放了？”

姐姐垂头斜着眼看了一下左手腕上戴着的五彩线，她带着埋怨的语气说：“我哪有那个福气！过些天山货下来了，我还得进山去采，我要是把五彩线剪断了，到时碰到长虫来咬我怎么办？”听她的口气，那五彩线就是锁住毒蛇咽喉的铁锁，她轻易不能丢了这护身符。的确作为长女，她比我和弟弟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喂鸡、做饭、挑水、拾掇屋子。此外，野生的浆果和蘑菇下来时，她还得进山采摘。我对家务活并不是袖手旁观，但由于天性懒惰，专拣那些轻巧活去做：抹抹炕面和柜子上的灰呀，给灶膛烧火呀，刷个碗或者淘淘米呀等等。妈妈说我“净干些面子上的活。”黑印度呢，他除了经管那一笼鸟之外，家务活他是不闻不碰。你若让他去仓房舀一碗小米，他都不知道米袋子放在哪里。他更不知道锄头和镰刀挂在哪面墙上，不知道在院子外面刨食的那一群鸡中，哪几只是自家的。

雷声和闪电就像一匹匹快马，马蹄过处，乌云被击得七零八落。雨渐渐小了，天空也微微露出亮色。不过即使乌云全部消散，天也亮堂不起来了，因为已是傍晚时分了。姐姐先前还对着

桌子的饭皱眉头，担心雨如果不停下来，会耽误爸爸妈妈回家，晚饭会被推迟，那样她又得把已经端上桌的饭重新拿到灶房热了。

黑印度从后屋里把高帽子拿了过来。这帽子是用报纸糊的，下宽上窄，呈圆锥形。他把它扔到炕上，对姐姐说：“鸟儿把屎拉在这上面了，你擦擦吧。”

姐姐嘟囔一句：“谁让你把鸟笼挂在帽子上的呢。这帽子要是弄脏了，他们再让妈妈游街时，还不得罚她多走几条街呀？”

“这破帽子弄点鸟屎有什么？我看它比报纸上的那些黑字还要好看呢！再说了，游街又不累，多走几条街有什么！”黑印度“呸”了一口，不以为然地说。

“等着我把你那笼子里的鸟都给放了，我让它们拉屎！”我威胁黑印度说。我知道，这纸帽子不能有污点，否则批斗妈妈的人会说她认罪态度不好。

“你个二豁子整天净编反辫子，有那工夫你学学梳头得了，少管闲事！”黑印度不屑一顾地嘲讽我。

我排行老二，又是个大豁牙，黑印度就叫我二豁子。他一这么叫，我就哭，这回当然也不例外。姐姐素来把流泪的一方看作受欺凌者，她呵斥黑印度：“少在屋惹事，打把伞出去接接爸爸妈妈！”

爸爸半个月前到县城的粮库当装卸工去了。他骑着自行车上班，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早出晚归。爸爸以前在我们小镇学校当校长，他不满意工宣队进驻学校，让学生老是上劳动课，不学文化，便与工宣队的队长吵了起来。结果爸爸被告到县教育局，教育局又把他的恶劣言论上报到县委，他被撤职，发配到县城粮库当工人去了。他换下笔挺的中山装的时候对妈妈说：“早晚有一天我会穿着它再回学校，我就不信学生可以不学文化！”

爸爸的倒霉在我看来势在必然。因为妈妈先他之前被判为苏修特务，妈妈戴着高帽子开始了游街经历。一个校长的老婆是特务，这校长起码也该是个情报员。杨菲菲与我斗嘴时就这么骂过爸爸：“他是苏修特务的狗腿子！”我毫不客气地回敬杨菲菲：“你爸是你妈养的狗杂种！”结果狗杂种的后代和狗腿子的后代扭结在一起，互相咬，她把我的胳膊咬青了，我把她的大拇指的指甲咬裂了。

黑印度正要打伞出门，院门响了，妈妈回来了。妈妈被雨淋得精湿，手中提着一只篮子，那里面装着的菜被雨洗得一派青绿。

妈妈见院子里没有自行车，就问黑印度：“你爸还没回来？”

“没有！”黑印度很干脆地说。

“他也该回来了。”妈妈嘀咕了一句，将篮子放到仓房的雨搭下。

“天下雨了，他没穿雨衣，说不定半路上躲到哪棵树下避雨了呢。”黑印度说：“他要是在树下逮只兔子，还不得在那儿笼堆火烤兔子吃呀！”

妈妈忍不住笑了，她对黑印度说：“你爸他哪有那份儿闲心！”

黑印度一撇嘴说：“他是没碰到野味，碰到他就有闲心了！”

“刚才那雷那么响，他会不会被——”妈妈忧戚地说。

“他又没做缺德事，不会被天打五雷轰！”黑印度说：“雷劈的人都是坏蛋！”

妈妈听了黑印度的话，这才有些心安地进屋换上一套干爽衣服。我把纸帽子捧给她看，我控诉黑印度把鸟笼挂在帽子上，屎都落在那上面了。

“没事儿，他们看不清楚的。”妈妈温和地说。她把那帽子放

在茶柜上，就像放暖水瓶一样地小心翼翼。

姐姐见窗台上有两只苍蝇在闹，就握着苍蝇拍去打。黑印度见天基本晴了，就把鸟笼提到院子里，让它们见见已透出暮气的天光。我呢，因为妈妈没有责备黑印度而有些悻悻然，我故意碰翻了窗台上的花瓶。那是只天蓝色的鱼的形态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束已经半蔫的野花。花瓶里的水已经有几天未换了，黏稠而又散发着臭气。姐姐扶起花瓶嗔怪我：“就剩一只花瓶了，你还想把它打碎了不是？”以往我曾打碎过两只花瓶，一只只是圆肚形的，褐色；另一只与我碰倒的这只一模一样，它们是一对。据说这对花瓶是爸爸妈妈结婚时，他们的朋友凑钱买的。我想这花瓶肯定看到了我出生的情形，它是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所以老是想着把它打碎，让它失去记忆。

“我看这花瓶碍眼。”我说：“你们也不想想看啊，鱼嘴里天天插着满满当当的花，它怎么喘气啊？我一看这花瓶就憋得慌。”

妈妈正打算出门，她听了我的话又折回身来，她把花瓶拿起，放到窗台的角落，对我笑笑说：“以后再养花，就不用这鱼瓶了，用空罐头瓶吧，省得你憋得慌。”

姐姐把花瓶流淌出的脏水用抹布擦了，又将那些已不精神的花扔进垃圾桶里。她显然对妈妈纵容我有些不满，她嘟囔道：“又不是真的鱼嘴，你跟着气闷什么。”

妈妈微妙地笑了，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姐姐，说：“什么时候我再采一把花回来养，你们喜欢什么样的？”

“百合。”姐姐说。

“紫马莲。”我说：“要是芍药花就更好了。”

“芍药都开过了。”姐姐说。

“没准也有一枝两枝没落的，赶巧被我采到呢！”妈妈说这话时，语气和面部表情都呈现着一股天真的情态。她对我们说，她

要出去迎迎爸爸，让我们不要乱走。

雨停了。天色愈来愈昏暗了。八仙桌子上的饭菜渐渐凉了。只听到墙上挂钟“嘀嗒嘀嗒”响，黑印度又把鸟笼子提回后屋了。他在路过灶房的时候被柴火绊了一跤，他骂：“贱骨头，把你们烧成灰你们就鸡巴老实了。”

我讨厌黑印度，他说脏话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时对人和事，有时则对物。我最受不了他对着物口出不逊，因为它们又没长嘴，无法与他唇枪舌剑地辩论。姐姐消灭了苍蝇，又擦干净了窗台，唤我给灶膛点把火，她想把粥热一下。

“这种声要是能当柴火使就好了。”我嘟囔一句，很不情愿地到灶房烧火。柴火一旦烧起来就噼啪作响，这让我有种错误联想，认为响声里应裹挟着热气。如果那样的话，饭菜凉了，让钟声去烘热它们就是了。

我刚点起柴火，爸爸就进来了。他披着件橘黄色雨衣，看上去很鲜艳。他把自行车停好，先问候了一下鸡架里的鸡：“你们吃饱了喝足了？”他爱给鸡喂食，所以他走在院子里的时候，总有一群鸡像士兵保护着将军一样簇拥着他。

“你妈还没回来？”他进了里屋后问姐姐。

“回来了，找你去了。”姐姐说。

姐姐正在拟写一份与父母的决裂书，这是班主任老师授意她写的。说是如果她不与他们划清界限，就加入不了红卫兵。她正有几个字不会写，打算着问父亲呢。可是爸爸听说妈妈不在，就急着出去找她。

黑印度对姐姐说：“你问他，还不如问字典！字典比他能耐，问啥有啥！”

黑印度这一段不管爸爸叫“爸爸”，他称爸爸为“他”。姐姐呵斥他说：“以后别‘他他’的，那不是爸爸嘛！”

“不叫‘爸爸’怎么了？”黑印度说：“他不过是个臭老九！”

姐姐说：“你滚！”

“你不也写决裂书要和他划清界限吗？”黑印度说。

“可他去粮库接受革命再教育去了，他被改造好了还是个好同志！”姐姐说。

黑印度不吭声了。我已经把苞米面粥重新温了一下。那粥初次出锅后，粥的表面凝了脂，看上去就像盖了一顶金色草帽。如今热气再度熏炙它，那上面就被伸出道道裂痕，感觉这草帽就像是破了。我把粥从锅里重新端回饭桌，打算再热热土豆丝，它已回生了。

“等爸爸妈妈进屋了再热。”姐姐制止我热土豆丝，她说这菜不禁热，热一回就不脆生了。

“操，我都饿了。”黑印度瞟了一眼饭桌，说：“他们是不是互相找到外国去了？”

“印度！”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报复黑印度。

“操，男人黑点我看不错，像是有种的样子！”黑印度回敬我说。

“驴脸也黑！”我说。

“对，它还是个豁牙子呢，一叫唤那嘴就漏风！”黑印度恶毒地说。

我正要去灶房抓一块劈柴打黑印度，妈妈回来了。她满面焦急的样子，她一进屋就问我们：“你爸爸还没回来呀？”

“你没见院子里有他的自行车啊。”我说：“回来了！”

“那他人呢？”

“找你去了！”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妈妈脸上的表情松弛了许多。她问我们：“他是不是被雨浇透了？他没把湿衣服换下就找我去了？”